

DZWZJHDI3JUAN

说·散文·诗歌·人物·青年一代·  
闻轶事·风情录·生活之友·婚姻家庭·古今  
黄·人间传奇·知识与探索·在国外·

# 读者文摘

精华第三卷



高雅·隽永·深邃

《读者文摘》编辑部 编

NEW ZHEN'S JIANG

THE NEW ZHEN'S JIANG  
THE NEW ZHEN'S JIANG  
THE NEW ZHEN'S JIANG



谈者文摘

谈者文摘

谈者文摘

# 读者文摘

---

精 华

(第三卷)

《读者文摘》编辑部选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目 录

## · 小 说 ·

劳作者的伊甸园 .....	2
父亲的手 .....	4
成功的试验 .....	5
为了水晶心 .....	6
金合欢花 .....	9
经验之谈 .....	11
医生·夫人·闹钟 .....	12
旁白 .....	13
告诉梅芳 .....	14
今生今世 .....	14
死信救活人 .....	14
谁是我的亲母 .....	15
魔盒 .....	17

## · 散文 诗歌 ·

新月集 .....	20
婴儿 .....	21
警句 .....	21
草莓 .....	22
忠诚 .....	22
致橡树 .....	23
温柔 .....	23
青春的呼唤 .....	23
石上题辞 .....	24
一个臭词儿 .....	24
“假如有一天他回来了” .....	25
当你年老 .....	25
这回运气好,没有风 .....	26
谐趣录 .....	27
生活 .....	27
不一定 .....	27
帆 .....	27
礼物 .....	28

我愿意是急流 .....	29
--------------	----

· 人 物 ·

毛泽东的遗产 .....	32
记忆的火花 .....	33
签名：爱因斯坦 .....	34
我的父亲爱迪生 .....	36
赫鲁晓夫与雕塑家 .....	38
青年伽利略的雄心 .....	39
福尔摩斯的原型 .....	40
慈禧看戏 .....	42
梁启超的爱情 .....	43
第一次去见托尔斯泰 .....	44
大仲马和小仲马 .....	45
约瑟芬皇后 .....	46
愿生生世世为矮人 .....	50

· 青年一代 ·

与自己同行 .....	54
姑娘为谁打扮 .....	56
当你单相思的时候 .....	58
选对象 .....	59
怎样欣赏名著 .....	60
我的四季 .....	61
嫉妒——爱情的危险伴侣 .....	62
如意与遗憾 .....	63
妈妈哭泣的那一天 .....	64
要事业,也要生活 .....	66
不要怕羞 .....	67

· 趣闻轶事 ·

来自魔鬼岛的圣人 .....	70
喜从天降 .....	72
动物比赛拾零 .....	73
兽孩一组 .....	74
父亲难当 .....	75
西方美术史趣闻录 .....	76
售价最昂贵的邮票 .....	77
贝多芬与瀑布 .....	78
长名集趣 .....	79
问答 .....	79
义犬复仇记 .....	80
发明就在你身边 .....	83
苏东坡的个性 .....	85
从天上降下的 13 种异物 .....	87

· 风 情 录 ·

靠左行,还是靠右行 .....	90
可口可乐发迹史 .....	92
花的故事 .....	93
报纸拾零 .....	94
审美风情 .....	95
马尼拉的侏儒餐馆 .....	96
趣谈头发 .....	97
剪彩风尚 .....	98
决斗 .....	99
漫话领带 .....	101

· 在 国 外 ·

法国社会的百分比 .....	104
城 .....	105
阿拉斯加易手记 .....	106
苏格兰场的“黑色博物馆” .....	107
关于英语的趣闻 .....	108
还有一年的生命 .....	109
怎样和世界各地的商人打交道 .....	111
“海国”奇闻 .....	112
偏见 .....	113
垄断资本的秘密战争 .....	114
“加迪夫巨人”始末 .....	116
通信趣闻 .....	118
美国的泄气中心 .....	118

· 知 识 与 探 索 ·

为什么总是转圈 .....	120
事情不那么简单 .....	121
瑜伽之谜 .....	123
鼻子与气味 .....	124
动物界的“母权” .....	125
古墓的报复 .....	126
宇宙到底有多大 .....	126
思想有多快 .....	127
数学悖论奇景 .....	128
你知道吗 .....	130
流行的谬误 .....	131

· 人 间 传 奇 ·

母亲 .....	136
涅苏号没有沉没 .....	139
活捉川岛芳子 .....	148

· 古今纵横 ·

货币点滴 ..... 154  
 早期的民航机 ..... 155  
 欧亚两洲分界线的变迁 ..... 156  
 断臂的猜想 ..... 157  
 1949年建国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年龄职务 ..... 158  
 “正”与“不正” ..... 158  
 领导者的效率 ..... 159  
 前世·今世·来世 ..... 160

· 婚姻家庭 ·

有话好说 ..... 162  
 爸爸错了 ..... 163  
 两种婚姻 ..... 164  
 你是个好父母吗? ..... 164  
 可别这样结尾啊 ..... 165  
 女性的直觉 ..... 166  
 慈母心声 ..... 166  
 所谓男人 ..... 167  
 爱儿成婚日赠言 ..... 168

· 生活之友 ·

别害怕讲“不”字 ..... 170  
 珍爱 ..... 171  
 “我来帮你们刷鞋子” ..... 172  
 “讨厌”的问题 ..... 173  
 触觉的魔力 ..... 174  
 日常生活的高潮 ..... 176  
 你是左眼睛,还是右眼睛 ..... 176  
 改变自己的三个星期 ..... 177  
 “伯伯,挺冷吧?” ..... 178  
 你的性格是外倾,还是内向 ..... 179  
 凡事要想开点 ..... 180  
 放松弓弦 ..... 181  
 烦躁不安的动作 ..... 182  
 考验 ..... 182

· 点 滴 ·

蔷薇园十则(3) 语丝(8) 箴言(8) 无声的致意(10)  
 母亲(10) 握手(10) 意林九则(18) 一部只有七行字  
 的小说(25) 微风(28) 译林散叶(29) 幽默1则(30)  
 五国之父(35) 女王的“废铁”(37) 河边的年轻人(38)  
 刮胡刀四重奏(38) 名人轶事二则(39) 奉承话(41)

3600000 头笨驴(41) 只供一人阅读的报纸(42) 他可怜那些视而不见的人(42) 试试看(49) 住家男人(51) 名人轶事七则(52) 价值标准(55) 黑板上的解剖图(55) 你的银行(59) 米开朗琪罗的见解(59) 厌世者(65) 多此一举(65) 漫画5幅(68) 传递家信(71) 诗的妙用(71) 巴拿马的“小花”(73) 最无能的抢劫者(78) 天生的外交官(78) 给钞票打预防针(82) 动物的睡眠(82) 信不信由你(84) “贵重”药(86) 人种·民族·语言(87) 趣闻五则(88) 巧合(88) 天南地北三则(91) 海龟通道(94) 英国邮局的雇员(101) 天南地北六则(102) 接电话的不同方式(102) 三种告示(102) 嘲笑无知(106) 最长的街道(108) 奇味佳肴(113) 我国的东南西北(113) 零(113) 信不信由你(122) 你知道吗(124) 两只鼻孔(127) 你知道吗?(130) 庄子说(132、133) 生活中的最佳温度(134) 信不信由你(134) 球的重量(134) 不可能图形(134) 耶稣哪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47) 租期何为99年(150) 天堂鸟的故事(150) 对话(152) 请判断(152) 各国货币名称(154) 组织得好的……(159) 愚蠢比可怜好(160) 不看也罢(160) 小的和大的(165) 幽默三则(167) 不能省去的字(168) 健忘(171) 快乐十戒(173) 短身先生(175) “聪明”的首长(179) 记忆(179) 吸烟的九种姿势(180) 漫画一幅(181) 在公共汽车站(182)





# 小说

劳作者的伊甸园

为了水晶心

医生·夫人·闹钟

谁是我的亲母 金合欢花

# 劳动者的伊甸园

〔印度〕 泰戈尔  
冶 儿译  
高 燕图



这个人从来不信功利。

他不干任何一件有实用的活儿，只沉溺于奇想怪念之中。他做了几件小雕塑——男人、女人、城堡，都是些到处用贝壳点缀着的古怪的泥制小玩意儿。他还画些画。于是乎他把自己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些没用的、没人要的东西上了。人们笑话他。有那么几次他也发誓要抛开自己的怪念头，然而它们到头来仍徘徊在他心中。

正如有些男孩子很少用功却照样通过考试，对这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他在无用的工作中度

过了在人间的生活，死后天堂的大门却照样对他敞开。

即使在天堂里也是记有档案的。但是掌管这位先生档案的天使犯了个错误，他把这人送到劳动者的伊甸园去了。

在这个伊甸园里，什么都能找到，就是没有闲暇。

这儿的男人们说：“上帝！我们简直没有一刻空闲。”女人们嘀咕：“让我们继续干吧，时间正在飞逝。”所有的人异口同声：“时间是宝贵的。”“我们手里活儿不断，我们利用每一分钟时间。”

而这位没做一件实用的事就度过了世上一生的新来者并没有适应劳动者伊甸园里的事务安排。他心不在焉地在大街上闲荡，挡着忙人们的道。他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或靠近湍急的溪流，被农夫呵斥一顿。他老是碍别人的事。

每天有一个风风火火的姑娘带着水罐，到一个沉默的瀑布那儿去汲水（沉默的瀑布，是因为在劳动者伊甸园里就连瀑布也不愿为歌唱而耗费能量）。

这姑娘走在路上，就像一只熟练的手在吉他弦上飞速地移动。她的头发不经意地散落下来，一缕像是爱探询的头发时时披下前额，探望她眼睛里的暗暗惊奇。

懒汉正站在溪畔，如同一位公主看到一个孤独的乞丐，这位忙碌的姑娘看到他也充满怜悯之情。

“喂——”她关切地喊，“你没活儿可干吗？”

这人叹道：“活儿！我没有一刻是在干活的。”

姑娘不明白他的话，说：“如果你高兴，我可以分一点活儿给你。”

这人回答：“沉默之泉的姑娘呵，我现在正等着从你手里得到一些活呢。”

“你喜欢干什么样的活儿？”

“你可以给我一只水罐，肯分一只给我吗？”

她问：“水罐？你想从瀑布汲水吗？”

“不。我要在你的水罐上画些图画。”

姑娘恼了。

“图画？！我可没功夫同你这种人浪费时间。”她走了。

不过，一个大忙人对一个什么事也不干的人还能怎样呢。每天，他们都相遇，他每天都对她说：“给我一只你的水罐吧，沉默之泉的姑娘。我要在那上面画画。”

最后她让步了，给了他一只

## 蓄※薇※园※十※则

不要因为时运不济而郁郁寡欢，忍耐虽然痛苦，果实却最香甜。

凡是你不知道的事，都应向人请教。虽然这会有失身份，学问却会日渐加深。

除非你的话能给人安慰，否则最好保持沉默；宁可因为说真话负罪，也不要说假话开脱。

卑劣的人比不上别人的品德，便会对那人竭力诽谤。忌妒的小人背后诽谤别人的优点，来到那人面前，又会哑口无言。

应记取前人的痛苦经验，勿做后人取得教训的前例。

有知识的人不实践，等于一只蜜蜂不酿蜜。

从一个人的办事能力，一天便可看出学问高低。但是他心中的善恶，决不可妄加揣测，因为这要经过长久的岁月，才能见出他内心的卑劣。

谁在平日节衣缩食，在穷困时就容易度过难关；谁在富足时豪华奢侈，在穷困时就会死于饥寒。

你不要把那人当做朋友，假如他在你幸运时表示好感。只有那样的人才算朋友，假如他能解救你的危难。

谁若想在困厄时得到援助，就应在平日待人以宽。

水罐。他开始画起来，他画了一根又一根线条，涂了一种又一种颜色。

他完成了他的作品，姑娘拿起水罐端详起来，她的眼神是迷惑不解的。她扬起眉问：“这些线条和颜色是什么意思？它们有什么用处吗？”

他笑了。

“没有。一幅画，它既没有含义，也不是为了什么用处。”

姑娘带着她的水罐走了。在家里，他躲开窥探的目光把水罐拿到亮光里，将它转来转去地从所有角度细看那上面的图画。夜里她摸下床点亮灯，悄悄地又细细看了一遍。在她的生活中，第一次看到了一种根本没有含义和用途的东西。

当她第二天出门去瀑布时，她那匆忙的脚步比过去稍从容了些。因为一种新的感觉，一种既无含义也无用途的感觉，似乎已

经在她身上苏醒。

她看到站在瀑布边上的画家，有点慌乱。她问：“你需要什么？”

“只不过想从你手里多得到一点活儿。”

“你喜欢干什么样的活呢？”

“让我为你的头发系上彩色丝带吧。”

“为了什么？”

“什么也不为。”

丝带系好了，闪着光彩。劳作者伊甸园的忙碌姑娘哟，如今每天要花许多时间去摆弄绕着头发的丝带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溜走，没有被利用。许多活儿搁下来没干完。

这下子，劳作者伊甸园里可遭殃了，过去很积极的人现在变懒散了，他们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诸如绘画、雕塑之类无用的事上。长者们焦虑不安，于是就开了会议，一致认为眼下事态在劳

作者伊甸园里，迄今为止是闻所未闻的。

这时天使匆忙赶来了。他在长者面前鞠了躬，并作了坦白：“我带了一个有毛病的人到这个伊甸园来，一切都是我的错。”

这人被传了来。长者们看到他那奇异的衣着，他那古怪的画笔刷，他的那些颜料，立刻都明白了：他决不是劳作者伊甸园里该有的那种人。

长者生硬地说道：“这里不是你这种人待的地方，你必须离开！”

这人如释重负似地叹了一口气，收拾起他的画笔和颜料。可就在他要走的当儿，那位沉默之泉的姑娘轻盈地跑上前来喊道：“等一下！我和你一起走。”

长者们惊讶地喘起气来：过去在这伊甸园里，还从没出过这样的事——这样一件既无含义又无用途的事儿！



# 父 亲 的 手

〔美〕

夏燕文  
加尔文·渥星顿  
译

父亲的手粗壮、有力，能不费力气地修剪果树，也能把一匹不驯服的骡子稳稳地套进挽具。他这双手还能灵巧、精确地画一个正方形。使我最难忘的是温暖。这双手几乎能干一切活儿。然而，只在一件事上，这双手令人失望了：它永远没学会写字。

父亲是个文盲。美国的文盲人数现在已经逐渐减少了。但是，只要还有一个文盲，我就会想到我的父亲，想到他那双不会写字的手和这双手给他带来的痛苦。

父亲六岁时，开始在小学一年级读书。那时，课上答错一题，手掌上就要挨十下打。不知什么原因，

父亲那淡色头发下面的脑袋怎么也装不进课上讲的数字、图形或要背的课文。在学校才呆了几个月，我爷爷就领他回家了，让他留在农场干成年男人干的农活儿。

若干年后，只受过四年教育的母亲试图教父亲识字。又过了若干年，我用一双小手握着他的一只大拳头，教他写自己的名字。开始，父亲倒是甘心忍受这种磨炼，但不久，他就变得烦躁起来。他活动一下指头和手掌，说他已经练够了，要自己一人到外边散散步。

终于，一天夜里，他以为没人看见，就拿出他儿子小学二年级的课本，准备下功夫学些单词。但是，不一会儿，父亲不得不放弃了。他趴在书上痛哭道：“耶稣——耶稣，我甚至连毛孩子的课本都读不了？”打那以后，无论人们怎么劝他学习，都不能使他坐在笔和纸面前了。

父亲当过农场主、修路工和工厂工人。干活时，他那双手从未使他失望过。他脑子好使，有一股要干好活的超人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一家造船厂当管道安装工，安装巨型军舰里复杂、重要的零件。由于他工作劲头大、效率高，他的上司有意提拔他。然而，由于他未能通过合格考试而落空了。他脑子里可以想象出通到船的关键部位的条条管道；同时，他手指可以在蓝图上找出一条条线路。他能清楚地回忆出管道上的每一个拐角、转弯。然而，他却什么都读不懂、写不出。

造船厂倒闭后，他到一家棉纺织厂工作。他夜里在那儿上班，白天抽出些睡觉时间来管理自己的农场。棉纺织厂倒闭后，他每天上午到外头找工作，晚上对我母亲说：“通不过考试的人，他们就是不要。”

最后，他在另一家棉纺织厂找到了工作。我们搬进了城。父亲总是不习惯城里生活，他那双蓝眼睛褪色了，脸颊上的皮肤有些松弛了。但是那双手还是很有劲儿。他常让我坐在他膝上，给他读《圣经》。对我的朗读，他感到很自豪。

一次，母亲去看我姨妈，父亲到食品店买水果。晚饭后，他说，他给我准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水果。我听到他在厨房里撬铁皮罐头的声音。然后，屋里一片寂静。我走到门口，看见他手拿着空罐头，嘴里咕哝道：“这上的画太像梨子了！”他走出门，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默不做声。我进屋看到罐头上写着“大白土豆罐头”。但是那上面画的的确像梨，难怪父亲把它当梨买来了。

几年后，妈妈去世了。我劝父亲来和我们一起住，他不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因为轻微的心脏病发作，他常常住医院。老格林医生每星期都来看他，给他进行治疗。医生给了他一瓶硝酸甘油片。万一他心脏病发作，让他把药片放在舌头底部。

两个大学生乘车来到一个小城市，在一家旅馆投宿。店主像通常所做的那样，问他们姓名、职业、要在此处住多久。这两个外地人说：“我们是格劳克城的著名医生。大约要在这儿住四个星期。但您不要将这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试验，我们需要安静。”

好奇的店主问：“究竟做什么试验？”

“在格劳克城我们做出了一个奇迹：将死人重新搞活过来。这种试验，我们在那里用了三个星期时间。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在另一种条件下重做。”

显然，店主立即将这奇怪的故事传开了。开始人们对此只是一笑了之；但这两个外地人的行动却渐渐地引人注意了。他俩经常到公墓去，久久地停留在一些坟墓前，其中包括一个富商的年轻妻子的墓。他们同人们交谈，询问有关这个年轻太太和其他葬于此公墓的死人的情况。

整个小城渐渐地处于一种奇异的不安之中。首先是那商人，他真地相信这种神奇的试

## 成功的试验

● 曹济黎编译



验会成功。他同城里的医生交谈，现在连医生的脸也严肃起来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快要过去了，肯定要发生什么事了。

第三星期的周末，这两个外地人收到了商人的一封信。“我曾有过一个像天使一般的妻子，”他写道，“但她重病缠身。我很爱她，也正因为如此，

我不希望她重返病体。你们别扰乱她安宁吧！”信封里放了一大笔标明是作为谢礼的钱。

在第一封信之后，其他的信接踵而来。

一个侄子继承了他叔叔的遗产，很为他死去了的叔叔再复活而担忧；一个在其丈夫死后又重新改嫁了的女人写道：“我的丈夫很老了，他不想再活了。他已得到了他的安宁。”……这些信的信封里也都放着一笔款。

两个外地人对此一言不发，夜里继续着他们的公墓之行。这时，小城的市长进行干预了。他当市长才不久，而且很想长期当下去，不愿再跟死去的，前任市长会面。他向这两个大学生提供了一大笔款。“我们的条件是，”他写道，“你们不要再继续试验下去了。我们相信你们能将死人搞活，还可以给你们一份证明。我们这里不想要奇迹，你们立刻离开这个城市吧！”

这两个外地人拿了钱和证明，收拾起他的行装，离开了这座城市。“试验”成功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他那双又大又温暖的手放在我的两个孩子的肩上。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乘飞机离开父亲到新城市里居住。三个星期后，他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了。

我只身一人回来参加葬礼。格林医生说他很难过。实际上，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刚给父亲开了一瓶硝酸甘油。然而，他在父亲身上却没找到这个药瓶。他觉得，如果父亲用了这药，大概还能等到急救医生的到来。

在小教堂举行葬礼的前一小时，我不由自主地来到父亲的花园门口。一个邻居就在这儿发现的他。我感到十分悲痛，蹲下身，看着父亲生前劳动过的地方。我的手无目的地挖着泥土时，碰到一块砖头。我把砖头翻出来，扔到一边。这时，跳入我眼帘的是一只被扭歪、砸坏、摔进松土里的塑料

药瓶。

我手里拿着这瓶硝酸甘油片，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幕情景：父亲拚命想拧开这个瓶盖儿，但拧不开；他在绝望中，企图用砖头砸开这个塑料瓶。我感到极端痛苦，知道父亲至死也没能拧开这个药瓶，因为药瓶盖上写着：“防止小孩拧开——按下去，左拧，拔”。目不识丁的父亲看不懂这一切。

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是完全不理智的，但我还是进城买了一支金笔和一本皮革包的袖珍字典。在向父亲遗体告别时，我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他手里，这双曾经是温暖、灵巧、能干，但永远没学会写字的手。

(晓 林图)

## 为了水晶心



农场就在山顶上，周围大山连绵不绝。大山在晨曦中呈现出一片深蓝色，在夏日的黄昏则苍茫茫地给人以温柔和亲切的感觉。当他赶着牛群走向牧场的时候，当他穿过晒谷场到猪圈去的时候，他总喜欢看着那些大山。

他是一个蛮漂亮的小伙子，从春到秋都不穿上衣，喜欢让风雨阳光直接接触他的皮肤；肌肉结实，皮肤像印第安人一样棕黑。他十岁时母亲就故去了。几个哥哥都早早离开了家，在纽约州有了他们自己的农场。二十岁那年，父亲死于肺炎，给他留下了负债累累的农场。

离他最近的邻居是住在两英里以外的哈德。在他父亲葬礼后的第二天，哈德给他送来了妻子做的炸面圈和馅饼。

“你这样的小伙子该结婚了。”哈德说。

“我得先把债务还清。”

“那么等你结婚的时候就八十岁了。”

“好，我会考虑的。”

“找个星期天晚上到我们这儿来玩吧。我们给萨丽买了一架留声机，还有一些挺好的唱片。”

“谢谢了。”约翰说。

哈德走后，他一边挤牛奶，一边想着萨丽。

一年以后，他和萨丽结婚了。

在婚礼两个星期以后，萨丽发现她所嫁的不只是个农夫，而且还是个诗人。那天，他拿着一些从林子里采来的七瓣莲走到她的面前。

“我不能给你留声机或者别的好东西，因为我们欠了债。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带给你树林里的东西。”

她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面颊上，“我更喜欢树林里的东西，约翰。”

“这儿有一首诗，”他说，“是这样写的：

你知道人是何等弱小可怜，

看看我们的身体就更清楚一点——

一旦心脏失去了生命，

整个躯体便随之离开人间。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爱，对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感到心满意足，尽管东西不多。因为一旦我们的心脏失去了生命，我们就死了。”

她大为惊讶。“啊！真是棒极了！约翰！是你写的吗？”

他惭愧地露齿一笑，“这……”

“一定是你写的！我真不知道你还会计诗！再多给我写一些吧！”

“晚饭后我再给你读一首，”他说。

他离开她走进了谷仓，从干草垛的角落里掏出一本被虫子蛀过的英国诗集。这是他在结婚前打扫谷仓顶层时发现的。他曾想，既然除了他自己和一个负债累累的农场之外他一无所有，没什么可以送给萨丽的，他想给她一点别的东西——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的最美丽的诗句。他并没有想到她会以为是他写的。然而，现

在他意识到，她因为这些诗句而更爱他了。这的确是欺骗，但这给她带来了欢乐。他坐在干草垛上又背下了一首抒情诗。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他一整天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念叨着。

晚上，他们在晒谷场上散步，看着大山，他用低沉的声音朗诵起来：

“大地苍翠，天空碧蓝。  
我听得见，我看得见，  
天地间有一只小小的云雀，  
一大早就欢唱在青纱帐的上面。”

“在我的小路两边，  
嫩绿的青纱帐向远方伸展。  
我知道云雀有个看不见的家，  
就藏在这千万棵玉米中间。”

我停下脚步欣赏他的歌声，  
阳光灿烂的时刻飞流似箭。  
也许有谁比我听的时间更长，  
那更入迷的一定是他的同伴。”  
她的欢喜对他来说真比饭菜更香甜。

他们的儿子出生后，他逐渐增加了一些新诗，但她总喜欢反复听那些老的，每次她都会说：“写得真好，约翰！”

约翰娜出生的那一年，庄稼的收成很不好。债务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冬天的夜晚，每当孩子们进入了梦乡，萨丽坐在火炉旁缝补衣衫，他就把身子靠在椅子上，端详着她，心里在想，即使用最伟大的英国诗歌来形容她也绝不过分。这时，她总是抬起头来，微笑着说：“再给我朗诵一首诗吧，约翰。”

“我还没有新的。”

“就给我朗诵《爱人，让我们肝胆相照》那一首吧。”

而后，他就轻声朗诵起来：

“啊！爱人，让我们肝胆相照。

因为，

尽管这个世界在我们梦中  
是那么丰富，那么清新，那么美好，

而在现实中  
却没有欢乐，没有温馨，没有阳光普照。

我们好像站在漆黑的原野上，  
听凭世风日下，正不压邪，风雨飘摇。”

第三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萨丽也病得很厉害。长长的债务单上又增加了一笔医药费。

光阴荏苒，他们辛辛苦苦地、一点一滴地减少着身上的欠债。

巴特上完高中后对父亲说：“爸爸，我要上大学，我要当工程师。我要自己干出一番名堂来。”

“你不想去……农场了吗？”

小伙子把手臂搭在约翰的肩头：“我真希望我想，爸爸，可我不。对不起。”

一年后，约翰娜也说：“爸爸，我想教书。如果您答应的话，我要上大学。”

“你想教什么，我的孩子？”

“英语，还有诗歌。”约翰娜说。

约翰笑了笑：“我想你妈妈会喜欢的。”

当孩子们放假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整个房间被石松做的花环装点得充满生气。那是约翰特地砍了一棵树，和萨丽一起做的。

在圣诞节前一天的晚上，约翰娜对母亲说：“您能不能到楼上来一下，我有点事要告诉您。”

在楼上，约翰娜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本小书。

“我真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这样做，妈妈。但是我想我最好还是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您还记得那些年爸爸读给您听的那些诗吗？它们都在这本书上！”

“你在说什么，约翰娜？”

“我是说，那些诗并不是爸爸写的。它们都是很早以前英国诗人的作品。看这儿——‘啊，狂野的西风，你把秋气猛吹……’我记得我在十岁时他念过这个。再看这儿——‘去吧，从山里来的牧童，因为他们在呼唤你……’”

“这是那年冬天，孩子死了的时候，他讲给我听的，”萨丽



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罗曼·罗兰

希望会使你年青,因为希望与青春是同胞兄弟。

——雪莱

灵感不喜欢拜访懒惰者,它只拜访那召唤它的人。

——柴可夫斯基

不光荣的成功好像一道不加佐料的菜,可以填饱肚子,但没有好味道。

——乔·佩特诺

尽管人生使你有一千个理由哭泣,你也要表现得你有一千零一个理由欢笑。

〔苏〕尼古拉·格里巴乔夫

张德喜译

谁要求做不到的事,那么他往往连必需的也得不到。

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误了火车的人,还会错过下一班。

沉睡的良心不是睡熟的美女,将其唤醒不能靠亲吻,而是击一猛掌。

在田鼠看来,亮光是太阳最大的缺点。

悟性深透的人,即使在峡谷之底,其所见也要多于那站在山顶上的浅薄者。

说。

“妈妈,您明白了吗?他一直在骗人呀!他说是他写的这些诗!”

“不,”萨丽用低哑的嗓音说道,“是我对他这样说的。除了诗以外他什么也没说过。约翰娜,我永远也不让他知道我已经了解了事实。不然他的心都会碎了的。我现在知道了他是多么爱我,让我为他自豪了这么多年……”

孩子们读完大学后,约翰娜结了婚,开始了教书的生涯;巴特要帮父亲还债,但约翰只是淡淡地说:“农场是我的,孩子,农场的债务也是我的。”

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这时约翰和萨丽都六十岁了,约翰到山下还清了最后一笔债。回来的时候,他没有走向自己的房子,而是走进了谷仓。他坐在干草垛的边缘上,哭了起来。就在这里,他

给她背了四十年的诗。四十年来,他们俩相濡以沫,真是像诗里讲的:“肝胆相照”。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他都从未掉过一滴眼泪,全凭着他对他的爱,全凭着他还读的那些诗和他的谎言。现在好了,他再不需要昧着良心给她背诗了。

萨丽在谷仓里找到刚刚擦干泪水的他。他们一起来到晒谷场上,又注视着大山。

“大山是我们的了,我们可以尽情地看了,一直到死。”他说道。

但是,就在那一个星期,突然变了天气,萨丽着了凉,咳嗽得很厉害。约翰赶忙请来了医生。

她发起了高烧。约翰坐在她的身旁,心如火燎,脸色苍白,紧握着她发烫的手指。

“约翰,”她哽塞着低声说,“诗,新的。”

他一下子怔住了。所有背过的诗他都反复地念给她听了。

“好,亲爱的。”他吃力地慢慢把一个个单字组织在一起,为她作了一首诗,他自己的诗,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首诗。

“那些永远属于我们的大山啊,把飞花般的群星撒满天上。大山用夜的语言互诉衷肠,直入云霄的峰巅像插上了翅膀。

我和我的爱人将攀上群峰,乘上那岩石的翅膀在长空里翱翔。

她把头埋进我的臂弯,我把唇垂在她的脸庞。”

“是你写的,约翰?”

“是的,是我自己写的。”他说

说 他把她埋在能看到大山的的地方。那本英国诗集同七瓣莲一起躺在她的坟墓上。



〔苏〕A·阿列克辛  
刘晓庆译  
秦龙图

安德烈朦朦胧胧地感到，节日前该给妻子送个礼物。为了礼物，他曾经不止一次地陷入窘境。比方说，安德烈给她买了装化妆品的女用小包，可克拉娃只拎着它去商店。去剧院呢——却从来不带。而且安德烈也没闻到过香水味。

“这是怎么回事？”安德烈莫名其妙，“商店里没有漂亮的香水瓶吗？你瞧，多费解……”

“都好，都很好，”克拉娃安慰他，“我珍惜你的礼物。它对

克拉娃对他说的话。

在离设计院不远的花店里，几乎没有顾客。一个女售货员端坐在屋角里，正专心致志地注视自己的指甲，大概她在想：要不要在节日前把它修饰一番，涂点指甲油。

“真好！”安德烈想道，“这下不用挤了。”但他又发现货架上有点儿空，那儿只有一些被泥土弄脏了的插花的瓦罐，瓦罐里伸出一些奇怪的植物。它们的茎像洋姜弯曲的根，而花又是那样的萎缩，那样的丑陋，以至于都不能把它们称之为花。

安德烈默默地沉思了几分钟，那个女售货员便开始集中精力向他进攻了：

“请您买这盆花吧，别惋惜……虽说它们只能用手才能掰开，可里面是淡紫色的，这是非常别致的花，能开很久！而您的金合欢第二天就要枯萎。要知道男人们对花都是外行！”

女售货员自己对这一点确信无疑，还给安德烈举了个理由充足的例子。事实上……也许是外行？安德烈弯下身嗅了嗅花。

“多么好的香味！”女售货员说。安德烈也觉得这花的确很香。他累了，想快点回家吃晚饭。

“好吧，”他说，“明天上午来买，我把地址记下。”

他从衣里掏出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这支笔曾经引起过其他工程师的嫉妒。他想起了，这是克拉娃的礼物。

安德烈又记起了另外一件事，不久前他很想读他的工程师朋友争论很多的那部小说，但在设计院图书馆里很多人排队读它。还是克拉娃打电话给她所有的朋友，请他们帮忙，并从一个女友那儿找来了那部招人议论的幻想中篇集。这类事已不止一次了。

交通正经历着暴风雨般的高峰时刻，想到明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所以安德烈让所有排

我来说很珍贵，我得爱惜。”

今年节日前几天，有一次克拉娃下班回来说：

“早晨，看见有卖金合欢花的，我急着去上班，就没能买。这是我最喜欢的花。既然它开了，那就是说春天该来了，那每一朵小花真像站在树枝上的小鸡雏。”

“你最喜欢的花？”安德烈一边看报纸，一边机械地重复了一句。

“每个春天我都告诉过你。”克拉娃委屈地说。她故意在厨房里把锅碗瓢盆敲得叮咣乱响。

三月七日下午，当他们设计院的小伙子们一起拥向商店买礼物时，安德烈猛然想起了前几天

# 金合欢花